

新中国梦想象征的深圳前传

滬桑

孙向学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滬菜

孙向学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沧桑 / 孙向学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-7-5360-6865-0

I. ①沧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9757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李 谓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书 名	沧桑 CANG SA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8.5 1 插页
字 数	353,000 字
版 次	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哑巴哥现在不叫哑巴哥了。叫哑巴爷。

王大伟最先把哑巴哥叫哑巴爷。王大伟一年前从县里调到地区，成了王副专员。

地区要召开农业合作社万人动员大会，周专员圈定在博平县召开。周专员是北方人，在“四野”总司令部当过机要秘书，得首长的赏识，牛皮得很。养成了老子天下第一，常常一人说了算的坏毛病。王副专员却想在他工作了几年的惠宝县开。最好在清水镇的河东河西开。这几年工作忙，忙得好久没回家看看了。借此机会回去，一是工作了；二是回家里看看了。其中有没有当了地区副专员，回老家炫耀炫耀的成分？似乎有一点。这也是人之常情。若是这点也加进来，岂不是一举三得？王副专员这么一想，便找到周专员，把他的意见说了。那天难得周专员有好心情，问也不问为什么，就一口答应了。

常常受窝囊气的王副专员心情十分好起来。开会前两天，周专员得急性盲肠炎，住院开刀去了。到会的最高首长，自然而然的是他这个主管农业的副专员了。王副专员的心情更是空前高涨。

心情一空前高涨，王副专员就有了点忘乎所以。开会时，王副专员叫人找到了哑巴哥，生拉硬拽，硬是让哑巴哥坐到了他身边。让哑巴哥坐到了主席台，是现身说法。王副专员说，二十年前，他在河西村放牛时，就跟河东村的哑巴哥搞过合作：一起放牛，一起开荒种地。王副专员拿出一根筷子，一撅，轻易撅断了。他拿出两根筷子，比较吃力撅断了。他又拿出几根筷子，一起撅，却怎样也撅不断。王副专员一边撅筷子，一边说，一个人的力量单薄，两个人的力量拧到一起，就不单薄了。几个人的力量拧到一起呢？几十个人的力量拧到一起呢？这就叫团结就是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大办农业合作社最基本、最浅显易懂的道理。

王副专员说到这里，台下万人欢呼，掌声锣鼓声震动天地。坐在他身边的郝秘书却稍稍蹙了蹙眉头。他伸手指轻轻捅了捅王副专员的大腿，想说，你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妥。王副专员正在兴头上，不理睬郝秘书想说什么。他干脆站起来，

把台式麦克风举到胸前，手舞足蹈，唾沫四溅，越说越兴奋，越说越来劲。结果说跑了题，他说到了当年他和哑巴哥如何杀蒋匪，如何灭鬼子的往事。王副专员不好吹嘘自己，就吹嘘哑巴哥，说：“这样的英雄不是爷是什么？以后哑巴哥不叫哑巴哥，大家叫他哑巴爷！”

随着鼓点疾风骤雨响起，台下又是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

哑巴爷刚被拉上主席台时，几乎吓懵了。河滩上那人，咦呀呀，黑压压望不到尾！比几年前枪毙赵麻子的公判大会规模更空前，声势更浩大。哑巴爷如坐针毡，走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他哭丧个脸，苦苦捱着等大会结束。大会还没有结束，哑巴爷发觉形式有点不对头，怎么台下人的一双双眼睛不看作报告的老王，倒来看他？看他本来也正常，一个乡巴佬和地区的大官坐主席台上，总会有点来头，总会招来别人的目光。可此刻，看他的目光似乎不太正常，怎么满是崇敬的样子？他有什么值得崇敬的？哑巴爷还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台下有人喊他，口型不是“哑巴哥”了，而是“哑巴爷”了。他这个“哥”，怎么忽然间成了“爷”呢？想一想，他这样的年纪，也早该成爷了，文旭、正雄不是一天到晚叫他爷么？这么一想，哑巴爷释然，咧嘴一笑，“哦哦欧欧”几声，算是接受了从“哥”到“爷”的转变。

下了主席台，哑巴爷却不愿加入合作社。

扯起来，王新乐与王副专员算是亲戚关系。他叫王副专员的娘为五婶娘。当年五婶娘被鬼子劈杀，烧成焦炭，他还帮忙拿白布盖焦炭。王新乐不会读书，昨天学会的字，今天想死了也想不起来。到后来，干脆书也不读了，在家帮爹娘干些农活。干农活也干不好，人家一亩水田一造收四百斤粮，他种的才收两百斤。书读不好，算了；粮种不好，也算了。偏偏他染上了嗜赌的要命毛病。在村里赌，不过瘾；到镇里赌，也不过瘾；最后到县里去赌。县里是什么地方？有小香港之称呢！那一帮久经赌场的老赌棍三两下就把王新乐搞掂。到解放前夕，祖上传下来的十多亩良田竟然皆换了姓名。气得他老爹吐血而亡。王新乐一身赤贫，连老婆都讨不到，当然成了贫农。王新乐搞别的不行，搞革命天生内行。他在河西村第一个搞起了互助组。搞农业合作社时，河东河西成立了一个社，叫平洲农业合作社。他又成了带头人。

王新乐到文氏祠堂时，哑巴爷刚好吃过晌午饭。他坐在天井里，捧着水烟筒，咕噜咕噜吞云吐雾，像个活神仙。

王新乐叫了一声：“哑巴爷。”

王新乐的口型告诉哑巴爷，王新乐叫他“哑巴爷”。哑巴爷很受用，咧嘴一笑，指指身边的竹椅，“哦欧”一声，让王新乐坐。

王新乐坐下。他掏出一张纸，递给哑巴爷。

哑巴爷接过，扫了一眼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字。哑巴爷连记忆都消失了，哪里还记得住字？他只扫了一眼，又递回去，仍旧咕噜咕噜吸他的水烟。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。王新乐在心里骂，日你娘，当了爷，就狗眼看人低了。

别人一个眼神，眉脚跳一跳，鼻翼翕动翕动，哑巴爷一眼就能知道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。王新乐都骂娘了，这还了得？哑巴爷将水烟筒往地上一戳，眼一瞪，“嚯”地站起来。

“哑巴伯，你坐下。”

玉儿收拾好碗筷，走出门，对正要发怒的哑巴爷轻轻唤了一声。

哑巴爷在鼻腔里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剐了王新乐一眼，顺从地坐下了。

仙儿没有了。四姐没有了。玉儿也差点没有了。玉儿差点没有，是仙儿、四姐皆没有后，玉儿哭了三天三夜，哭昏了几次。以后不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想到娘和四姐，她就哭。哭了一、两个月没停下。她不吃不喝，直到文启明、文旭、正雄呜呜陪着哭了，她才咽毒药似的喝一碗粥。哑巴爷不劝哭，也不劝吃。只是在心里唉声叹气，明明阳光明媚，也觉天昏地暗。好几次实在看不下去，想都想到自己也一死了之算了。可他死了，玉儿怎么活？文启明、文旭、正雄那几个小崽子又怎么活？这段时间来，他一入睡，不是仙儿托梦给他，叫他把这一家子养好了，就是四姐耳提面命，说他要是把这一家子养出了差错，她就到阎罗王那儿告状，捉他下地狱，丢进油锅里炸。

哑巴爷没有再想过自己也死。他现在整天想的，是怎么样让玉儿活得好好的；是怎么样让启明、文旭、正雄吃得饱、穿得暖，一个个活蹦乱跳，健康成长。总之，让他们好，让他们开心，他吃什么苦，受什么累，在所不辞。

玉儿不哭了，还能吃能喝能睡了，多得了刘郎中。那天刘郎中出诊，顺道来看玉儿，见她又在那儿哭得梨花带泪。刘郎中苦劝了半天，仍劝不住。恼了，一巴掌拍到八仙桌上，震得桌上的茶盏乒乓一阵乱跳。玉儿一个激灵，不哭了。她吃惊地望着刘郎中，一副我怎么啦的样子。刘郎中说：“你这样哭下去，说不定哪天就哭死了。你死了不要紧，哑巴怎么活？那几个崽怎么活？这个家，仙儿那个死鬼临走时说过没有，让你来主持？要是说了，你好好主持这个家罢。若没有说，今天看在我这张老脸，这把老骨头，这个老党员的分上，我就替她说了：玉儿，别哭了，好好主持这个家吧！”

玉儿擦干了泪。

玉儿想，让她主持这个家，娘是说过的。怀念娘，听她的话，是最好的怀念。这样想了，一通百通。玉儿拖着柔柔弱弱的身子，东倒西歪去厨房找吃的。要主持好这个家，身体像现在这个样子，如何能主持好？吃，要多吃。

玉儿吃得再多，仍然是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哑巴爷心疼玉儿，自然对她百依百顺。她的每一句话，都当金科玉律。

看哑巴伯坐回去了，玉儿搬了张竹椅过来坐下。说：“他叔，找我们有事？”

王新乐惊魂甫定。心想，这个哑巴爷，当真发怒了，连鬼子都敢杀。刚才要是给他打了，白挨打。好彩玉儿像及时雨，及时出现了。

打了一个哈哈，王新乐将纸递给了玉儿，说：“我那个堂哥，哦，你叫老五叔，他的动员报告你也听了。现在河东河西绝大多数人家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。你看，这都是他们的签名。你们呢，也签了吧。”

玉儿将纸放到桌上，怕风吹走了，还用了一个空茶盏压住。她对哑巴爷比比划划说：“王新乐要我们加入农业合作社。”

哑巴爷“哦哦欧欧”比划道，什么是农业合作社？

玉儿听王副专员的报告听了一个下午，自然明白什么是农业合作社。将什么是农业合作社，用打手势告诉哑巴伯，却是头一遭碰到。如何打手势，玉儿一时踌躇。她想了又想，最终比划了几个手势。

什么？要把田和牛交给集体？然后大家一起出工一起收工，最后收获的粮食大家平分？日他娘的祖宗哟，不说别的，光说眼前这个王新乐，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，跟这样的人一起出工一起收工，然后一起平分粮食，岂不是笨卵做的事？到时候谁吃亏谁占便宜？还没到时候，就一目了然了。哑巴爷跳起来，“哦哦欧欧”一阵乱吼，最后以一个扯鸡巴毛，然后一扬手，将鸡巴毛天女散花的动作表达了他的意思：什么鸡巴毛农村合作社，老子不参加！

王新乐眉头一蹙，对玉儿说：“这个哑巴爷，怎么这么粗野！”

玉儿也觉得哑巴爷这个动作粗野。哑巴伯粗野，由玉儿自己想或者自己说皆可以，由王新乐说，玉儿就不乐意了。她说：“我哑巴伯不这样做，你怎么明白他要说什么？他这样做了，他的意思你不就一清二楚了？”

王新乐“呃”了一声，说：“玉儿姑婆，听你的意思，你也不愿加入农业合作社？”

玉儿浅浅一笑，说：“老五叔不是说加入农业合作社，以自愿为原则吗？”

“呀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”王新乐一仰身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又一俯身，神秘兮兮说，“办农业合作社，是毛主席的号召。毛主席的号召你不听？”

玉儿一愣，颇费踌躇。她把犹豫的目光投向了哑巴爷：怎么办？

哑巴爷失去了记忆，连王副专员在主席台上连比带划，颂扬他杀鬼子，他也不知道。家里的水田失而复得，他却记住了。虽然失而复得仅十亩，与原来的百亩相去甚远，却弥足珍贵。对这十亩田，哑巴爷像对亲生的儿子，毕其精力，精耕细作。两年时间，种了七造。造造大丰收。阁楼原来早已见底的囤箩装得冒尖

了，他也不敢松一口气。粮食问题，要命的问题。哑巴爷来不得半点马虎。哑巴爷不敢有半点马虎，王新乐一句话就想给剥夺了？还有，那头母水牛，肚子日见隆起，到年底，就该下小牛了。下的小牛也是母的呢？母女俩轮着下小牛呢？前边一群牛，他在后面拿竹鞭“哦欧哦欧”吆喝，这样的情景，他做梦都做过几回了。这样的美梦，王新乐也想一句话就给剥夺了？哑巴爷越想越想不通；越想不通就越气。气上了头，哑巴爷就一巴掌狠命拍到小桌上。

几块破木板胡乱拼凑的小桌松松垮垮，哪里经得住哑巴爷这狠命的一掌？一条桌腿一歪，台上的茶壶茶盏顿时哗啦啦倒到了地上。碎了一地。

王新乐吓得屁股一歪，差点坐到地上。但他还是眼明手快，把那张纸从碎陶片里抢救了出来。纸面沾上了好几点茶水。王新乐跳起来，一边吹吹拍拍水点，一边气急败坏地叫道：“反了反了！哑巴爷反了！”

此时，房檐下，一排溜站着文启明、文旭、正雄。他们原来在屋里做作业，听到天井里的动静越来越大，跑出来，一个一个咧着嘴，看热闹。

文启明说：“王叔，你快走，我爹真恼火了，会打人哩。”

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走？王新乐心有不甘。若是这样，他这个搞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人就太窝囊了。不走，哑巴爷真的动手打人了怎么办？别看他年过半百，腿上，胳膊上，胸脯上，那个结实，像到处都有一群小老鼠在乱窜。况且，这个老东西杀过鬼子，是抗日英雄，有老本，还有老五那座靠山。唉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

王新乐决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了，却还多嘴，却还装硬。他胸口一挺，说：“你不愿加入农业合作社，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！”

哑巴爷“噉”一声，高高举起了水烟筒。水烟筒还没有砸过去，水烟筒里的水先射了出去。水烟筒里的水脏兮兮，杂混着烟丝烟灰，还有哑巴爷的口水，一股脑射到了王新乐的头顶上。脏水从王新乐头顶上流到脸上，他手一抹，成了大花脸。

“嘻嘻。”正雄一笑，文启明、文旭跟着也“嘻嘻”笑出了声。

玉儿也想笑，却没有笑出来。她护到王新乐面前，推了王新乐一把，说：“你还不快走？”

王新乐还想硬挺一下，脚没有动。

哑巴爷见状，又“噉”一声，将举着的水烟筒又举高了一点。

玉儿急了，一双手撑到王新乐的胸口上，一边向大门推去，一边说：“你快走呀！”

王新乐这才抱头鼠窜，落荒而逃。

跑了好长一段路，后边并没有追赶的脚步声。王新乐停下了脚步，扭身回

去，双手叉腰，气喘吁吁，骂道：“日你娘的哑巴，什么鸡巴爷？当老子的孙子差不多！”骂毕，王新乐又想，这文氏祠堂里，只有玉儿一个好人。不但一个好人，还有一个漂亮人。刚才撑他胸口的那双手，啧啧，那个白嫩，摸一摸，也能醉死人！

2

清晨，空气湿润清新，到处弥漫着稻谷抽穗的香甜。昨晚有极重的雾水，太阳都升一竹竿高了，田坎上矮矮的青草上，还缀满晶莹剔透的水珠。

蔡丽华站在田坎上，抬手扩胸，吸一口气，吐一口气；又抬手扩胸，吸一口气，吐一口气。吸气吐气间，她一步一步走向了齐腰深的稻田深处。

突然，田坎边扑啦啦一阵响，飞出了一只草鸡。草鸡扑打两下翅膀，舒翅缓行，在稻尖上悠悠地划了一道弧，在前面三四十步远的地方，又隐进了稻田里。

蔡丽华先是吓了一跳，揉揉胸，旋即赞叹：“真美！”

末了，蔡丽华意犹未尽。她还想再看看“真美”。蔡丽华沿着田坎，向那只草鸡隐去的稻田走去。

走了三四十步，该到那只草鸡隐没的地方了，蔡丽华却顾不上那只草鸡了。她的目光被眼前这片稻谷吸引住了。

这片稻谷，别的稻谷还泛青，这里却金黄一片，颗粒饱满，沉甸甸压弯了枝头。

蔡丽华当了几年记者，跑农村这条线。凭她的经验判断，这片稻田至少比别的稻田早二十天开镰。至于产量，说不准，一亩多个七八十斤，绝对有把握。

什么是新闻，这就是新闻！这就是成立农业合作社后，农村的最好新闻！蔡丽华激动不已，顾不得呼吸新鲜空气了。她跑回去，拿起笔，将她在河东村稻田里的所见，加上一些锦上添花的句子，写成新闻稿，交给了编辑部主任。编辑部主任比蔡丽华还激动，一字不改，交给主编。主编到过河东河西，报道王新乐带头搞互助组的稿件，还是他亲手修改的。河东河西有积极革命的人，还有出类拔萃的种田能手，真是太叫人激动了。主编当堂提笔签发。

这篇新闻稿，地区日报头版头条刊发。第二天，省报即给予转载。顿时轰

动。有的地方，取经心切，雷厉风行，省报发的第二天，就组织参观团，浩浩荡荡往河东村开来了。以后的参观者络绎不绝，纷至沓来。

王新乐大吃一惊，心想不好，合作社种的田比不过单干户哑巴爷种的田，说出去，岂不是给合作社抹黑？合作社是毛主席号召办的，给合作社抹黑，岂不是给毛主席抹黑？这样一想，王新乐吓得魂不附体，担心自己社长职务给撤了。弄不好，还被绑去游街。王新乐眼珠子转了又转，终于想出了招数：捂。把事情捂住，不难。哑巴爷又聋又哑，一问三不知。人家来参观他种的田，只会咧嘴傻笑。玉儿被哑巴爷当宝贝娇生惯养，不让下田，不让下地，连采猪菜那样的轻活，也不让她碰。三、五天不见她露个面。三、五天不露面好，七、八天不露面更好。等参观的人参观腻了，不来参观了，她那张会说的嘴巴说什么也没用了。那三个小崽子更不用担心，他们早出晚归，到镇里上学。鸡巴毛都没有长，懂什么？至于社员，招呼一声，谁还敢多嘴？把事情想圆满后，王新乐心情舒畅。他乐滋滋站在哑巴爷的田边，跺脚拍胸口，指天划地，唾沫四溅，将一帮又一帮参观者哄得兴冲冲而来，喜笑颜开而去。

事情却没有完全按王新乐的思路走下去。

哑巴爷礼拜天开镰。礼拜天文启明他们不上学，一个个舞着镰刀大呼小叫，跟哑巴爷收谷去。

这天要来一拨参观者。通知前一天李镇长的通讯员踩单车传了下来。李镇长叫通讯员踩单车来传通知，说明参观者非同小可。不是外省的，也是外地区的。说不定还有个把大首长，譬如县长之类的。王新乐不敢怠慢，一大早带几个社头头到村头夹道欢迎。欢迎的人还没欢迎到，却见哑巴爷带那几个小崽子在收谷。

王新乐眼珠子一转，暗叫不好，等下参观的人问，不都合作社了吗？干吗才一大三小几个人在收谷？他怎么回答？王新乐邀功，明明哑巴爷家还是单干户，他却上报说百分之百都入了合作社。百分之百都入合作社的鬼话，等下就要不攻自破了。参观的人，肯定是李镇长带队。李镇长火气爆。这等事，他能不暴跳如雷？当场将他社长的职撤了，都有可能！这么一想，王新乐急得小腹紧张，尿都差点飙出来。他跑到路边，一边拉尿，一边开动脑筋想对策。尿拉完，对策也想好了。王新乐走回来，对几个社头头说：“还欢迎条卵。回村里，把全社的人都叫到哑巴爷的田里，帮他收谷。”

几个社头头皆为聪明人，不用王新乐解释，也都明白怎么回事。他们一个个拽开大步，急颠颠向村里奔去。

全社一百多两百号劳力，在几面红旗牵引下，浩浩荡荡来到哑巴爷的田边。哑巴爷吃惊不小，待明白怎么回事后，顿时眉开眼笑。他“哦哦欧欧”叫文启明赶快回去，帮他玉儿姐姐垒灶架锅，煮干饭。他特别交代，那几条陈年腊肉全煮

了，一点不留。

王新乐脸上赔笑，心里却在骂：“日你娘哑巴，这次算是亏给你了。”王新乐一边骂，一边割谷子，还一边抬头看马路，看看参观的人来没有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升到中央，该吃晌午饭的时候了，仍然不见人影。十亩地，一百多两百号人钻进去，站都差点站满。谷眼看就要收完了。收完了，那帮人来看什么？王新乐越来越急，一急，身上就越来越痒。痒得乱扭身子。谷秆有细毛，落进脖子里确实痒。可再痒，哪有像王新乐这样痒得乱扭身子的？

王新乐乱扭身子，哑巴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他尽摈前嫌，跑过来帮王新乐抠痒。抠着抠着，哑巴爷突然不抠了。哑巴爷将手从王新乐的背后抽出来，指着马路“哦哦欧欧”一阵乱喊。

王新乐循着哑巴爷的手指望去，什么也见不到。王新乐比划两下，不耐烦道：“喊什么鸡巴。”哑巴爷知道王新乐说什么，却不恼，仍指着马路乱喊。王新乐揉揉眼，再望去，终于“娘哩”一声，喊道：“来了来了，参观的来了。”

马路上走来一群人。开始像蚂蚁小，走着走着，越来越大。王新乐看清楚了，李镇长走在最前面。

王新乐身子不痒了。他跳到田坎边，拔起插在田坎上的一面红旗，上下左右摇，摇得旗面上下左右披拂，煞是好看。

看到摇旗，看到这么多人在收谷，李镇长心情相当好。他乐滋滋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怎么样？看到了吧！”

身边的人是斗门县的关副县长，官比李镇长大一截。此刻却不敢摆官架子，由衷赞叹道：“我们那里还要二十天才能开镰。你们呢，收谷了！真要好好向你们学习！”

说毕，关副县长东张西望，奇怪道：“怎么这块地收割了，其他的还泛青呢？我看也要二十天后才能开镰呢。”

李镇长也奇怪，东张西望了一阵子，说：“他们大概是搞实验。实验出经验了，明年才推广。”

关副县长想想，觉得有道理，说：“实验出真知，好，很好！”

说话间，李镇长带着关副县长一行来到了田间。

王新乐带百多两百号男女社员簇拥过来，噼噼啪啪一阵鼓掌。然后又像往常一样，站到田坎边，跺脚拍胸口，指天画地，唾沫四溅，把如何薄膜育秧，如何提前插秧，如何合理增加秧苗密度，如何放足基肥，总之，大搞科学种田，又说了一大通。

关副县长带头鼓掌。李镇长也鼓掌，而且把鼓掌举到头上鼓。

事情到这时，还没有出纰漏。纰漏出在挑粮。按照王新乐事前的布置，打下

的谷子先挑到社部门口的晒谷场。参观的人走后，再挑回哑巴爷家。这个意思，王新乐跟哑巴爷说时，哑巴爷似乎听明白了，还点了点头。事情似乎已经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。但王新乐忘了告诉那几个小崽子。

那几个小崽子，大的文启明，被哑巴爷支回去帮玉儿煮饭去了。小的文旭和正雄，开始割谷时还兴致勃勃，割得起劲。割了一会儿，经不住蚂蚱、谷鸟的诱惑，捉蚂蚱、捕谷鸟去了。

文旭和正雄追一只谷鸟，追到了河边。见到清凌凌的河水，不追鸟了。他们脱光了衣裤，晃着小鸡鸡，跳进水里，大呼小叫，痛快得要命。正痛快，正雄先发现了问题。他望着那帮大人，怎么把他们家的谷子不挑去他们家，反而往河西挑去呢？他满腹狐疑，说：“哥，你看你看，那帮人是不是走错路了？”文旭跳到岸上，捋去脸上的水，伸长脖子，也满腹狐疑。他想了想，恍然大悟道：“我说难怪呢，王新乐那个大坏蛋怎么会帮我们家收谷子呢？原来是蒋介石下山摘胜利果实。”

文旭和正雄皆觉得问题相当严重。他们慌里慌张，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了，光屁股，一边大声呼叫“抢粮了”，一边向哑巴爷奔去。

纸包不住火。王新乐费尽心思捂，捂来捂去，还是露了馅。

这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若没有人追究，大家嘻嘻哈哈笑一阵，也就过去了。

李镇长不跟你嘻嘻哈哈。

李镇长五大三粗，声如洪钟。他在东江纵队打游击时，有一次酒后打赌，说他一个人就敢潜入敌巢，捉一个“舌头”回来。大家说他吹牛皮，皆不信。一个个爬到床上睡觉。后半夜，门突然“嘭”地被踢开，大家惊醒，点灯一看，李镇长果然肩扛一个小鬼子回来了。只可惜小鬼子的脖子被他拧断了，扛回来的“舌头”是个“死舌头”。李镇长打仗厉害，比王副专员还厉害。李镇长在东江纵队当上中队长时，王副专员还是小队长。若按形势正常发展下去，现在副专员的位置应该他李镇长的。形势的变化在1946年。1946年，王副专员随主力部队在大亚湾坐美国人的军舰北上。李镇长被留下来。他带一群“老弱病残”，等大部队打回来。北上的东江纵队主力，摇身一变，成了“四野”野战军，打了回来。李镇长带的“老弱病残”风餐露宿，在国军的后方，屡遭围剿，枪林弹雨，命悬一线。最终里应外合，协助南下大军解放了惠宝等大片南粤土地。然而，这时李镇长所带的部队称地方游击队，哪里敢和王副专员的“四野”独立团相提并论？结果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想一想，真他娘的窝气。

关副县长“哼哼”冷笑。他背着手，带一帮参观者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呆呆看关副县长他们没了背影，李镇长才转过身，指着王新乐鼻尖从他的娘开始“操”，

一直“操”到十八代祖宗。有人提醒李镇长，说骂到他娘这一代就可以了，骂到他的十八代祖宗，就和王副专员有关系了。王新乐的十八代祖宗，也是王副专员的十八代祖宗呢！不提王副专员还好，一提，李镇长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。他做掏枪的动作，做了几下，没有枪可掏，这才想起，现在没有枪佩戴了。他咬牙咬得咯吱咯吱响，说：“要是战争年代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”李镇长临走时，丢下一句：“你等着，看老子怎样处理你。”

王新乐吓得两腿像筛糠，尿几次差点飙出来。他想，李镇长要是有枪，火头上，岂不一枪要了他的命？好不容易让李镇长骂够了，走了，王新乐才擦去一脸的冷汗，捂住胸口大口大口喘粗气。好不容易，气顺了一些，王新乐突然又害怕起来，李镇长最后一句话怎么说？哎呀我的娘哩，这事还没完呢！李镇长那头野牛，处理起人来，才不怕你死呢！

玉儿煮的干饭蒸腊肉，王新乐当然想吃。此刻，他哪里还有心思去吃！他到自个家的自留地里掰了几棒尚不成熟的玉米，又扯了几个也尚不成熟的红薯，装在一个褡裢里，挂到肩上。他连夜去地区，找王副专员去了。

3

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坏事不是一般的坏事。说轻了，是欺骗上级组织；说重了，是政治事件。

这事扯到自己的家乡；扯到患难兄弟哑巴爷；扯到王新乐。王新乐与王大伟的关系虽然出了不止五服，可终究同姓一个王字。这事还扯到李焕光。李焕光即李镇长。当年王大伟与李焕光在东江纵队一起打过游击，有战友情谊！还有那几个报社的人，本来只想给社会主义添光加彩。不想好事办成了坏事。诸多因素加起来，王副专员就想往轻里去说。周专员被一个省领导在电话里骂得狗血淋头，正气得火冒三丈，哪里肯往轻里去说？周专员从东打到西，又从北打到南，什么气都受过。这种不明不白的气，还是第一次受。他桌子一拍，破口骂：“他妈的哑巴；他妈的王新乐；他妈的李焕光；还有报社那帮他妈的文人骚客，他们是不是成立了什么反革命集团？现在‘三反五反’，正愁捉不到反革命，他们自己跳出来了。好！好！好！看我怎样收拾你们这帮反革命分子！”

周专员把这事与政治挂上了钩，称“单干事件。”

王副专员想不通，这事怎么与哑巴爷的“单干”扯上了呢？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想“单干”由他好了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还反革命集团，真他娘的扯鸡巴蛋。但周专员正在火头上，此刻去反驳，恐怕是火上浇油。王副专员干脆一句话也不说。一句话不说，等于不表态；不表态，等于保留意见；保留意见，等于反对。

周专员见王副专员闷头吸烟，一声不吭，便点了王副专员的将，说：“王大伟同志，‘单干事件’是影响极坏的政治事件，处理不好，大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发表发表意见吧。”

王副专员差点拍案而起，把他心里想说的话统统倒出来。巴掌都张开了，要拍桌子了，却收了回来。他想起出门开会时，安珍瑜反复叮嘱千万要冷静的话。他咽了几口唾液，把要发的脾气，变成了心平气和。他心平气和说：“文嘉田，也就是那个哑巴，我熟悉；王新乐，我也熟悉；李焕光同志我更熟悉；蔡丽华记者和报社那几个领导我也都认识。这样吧，‘单干事件’调查小组我来负责。我保证调查好这件事，给组织一个交代。”

见王副专员心平气和的样子，周专员也不好再小钢炮朝天乱轰。他“嘿嘿”笑几声，也心平气和说：“如果因为你熟悉这帮人，认识这帮人，就让你去调查这帮人，我们的革命队伍还有什么原则可讲？王大伟同志，这事，你回避！”

王副专员一步一摇头，长吁短叹回到家。

客厅里，王新乐端端正正坐在沙发里。一见王副专员走进来，他就跳起来，迎上去。

王副专员蹙眉道：“叫你先回去，你还待在这里干吗？”

王新乐愁眉苦脸，小心翼翼问：“没什么问题了吧？”

王副专员没好气道：“没问题？你就等着被收拾吧！”

一听，王新乐急了，叫起来：“你们一个说处理我，一个说收拾我。我犯了什么错？要错，是狗日的哑巴错！”

王副专员瞪了王新乐一眼，说：“什么哑巴哑巴的，放尊重一点。”

“好好好，放尊重一点。叫哑巴爷成了吧？”王新乐嘴一撇，“哼”一声，又说，“哥，我知道你和哑巴爷的关系非同寻常。再非同寻常，我也是你的同族兄弟吧？同族兄弟不顾，怎么说，也是你的不对！”

“谁说不顾了？”王副专员又瞪了王新乐一眼，“要顾，也是以后顾。现在顾不了。你赶快回去，把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想清楚。等人问了，你照实说。那样，你有大问题，也变成小问题；有小问题，也变成没有问题。”

王新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说：“照实说？”

王副专员说：“照实说。”

王新乐说：“照实说，问题全出在蔡丽华那个小娘们身上。”

王副专员说：“你不要猪八戒倒打一耙。要说，只说自己的问题。”

“好好好，只说自己的问题。”

王新乐吃了定心丸。他转过身，扯过他的破褡裢，掂了掂，知道安珍瑜放了几盆点心进去，说声“谢了”，甩到肩上。他躬个腰，一颠一颠，径直走了。

望着王新乐离去的背影，王副专员在心里说：“欺上瞒下，糊弄参观团，看你狗日的这回怎么收场。”

王副专员仍把这事，不与政治扯到一起。

王新乐回到河西第二天，村里来了几个戴大盖帽的公安，公安背后还有一队背长枪的民兵。公安民兵皆一脸严肃，直扑王新乐家。那架势，比不过当年鬼子进村的恐怖，也把人惊得小腿肚抽筋。王新乐更是几注尿飙到了裤裆里，吓得走不动，需要几个民兵架着。王新乐被架出门后，带队公安喝一声：“绑了。”随着这声“绑了”，几个早把麻绳提在手上的民兵一拥而上，顷刻间将王新乐捆得像个粽子。

王新乐被五花大绑，牵着从河西走到河东。一直走到文氏祠堂门口。此刻，哑巴爷带着几个孩子，正挤在门边，胆战心惊看热闹。

队伍走到哑巴爷面前，不走了。一个公安问：“谁是文嘉田？”

文启明指了指哑巴爷，说：“我爹叫文嘉田。”

文旭和正雄本来就吓得大气不敢出。现在见公安问，惊慌失措，掉头磕磕绊绊往家里跑，一个大叫：“姑姑！”一个大叫：“娘！”

见两个儿子面无血色，吓得牙齿打架，嘴唇哆嗦，玉儿不依了。玉儿走到门口，不惧眼前这阵势，冷冷道：“有话好好说。吓着我的孩子了，谁负责？”

带队的公安姓冯。冯公安一点也不恼，反倒向玉儿啪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冯公安的举动，倒让哑巴爷全家，还有众多围观的男女老少一下子愣住了。他们大眼瞪小眼，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冯公安是王副专员的老部下。王副专员把哑巴爷挂在嘴上，抗日老英雄他能不知道？

敬罢礼，冯公安对玉儿说：“你是文玉儿同志吧？我们请哑巴爷到县里，协助调查一些事，请给予方便。”

冯公安眼里绝无恶意。他说话客气，没有丝毫要绑人的意思。这倒让玉儿觉得自己刚才说话说重了。她浅浅一笑，算是对刚才说话说重了道了歉。玉儿说：“要带干粮吗？还有，洗换的衣裳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，吃的我们负责。”冯公安顿了顿，眼光扫了扫哑巴爷身上那一身破烂，心想，自己从部队转到公安后，整天穿公安装，有几套军装压在箱底，闲得要发霉了，不如送给他敬佩的哑巴爷。这样想了，冯公安又说：“洗换的衣裳我们也负责。”

知道要去县城，哑巴爷咧嘴“喝喝”笑，他抚了抚文旭的头，又抚了抚正雄的头，“哦哦欧欧”比划说，到县城，买玻璃纸包的糖回来，给你们吃。

哑巴爷这一去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个家，是玉儿主持。但这个家，一天也不能缺哑巴爷。仙儿和四姐相继死后，哑巴爷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家。望着哑巴爷渐远的背影，两窝泪冒到玉儿的眼眶里。泪打了几转，又被玉儿吸嗦了回去。怎么能哭呢？三个孩子在看着自己呢？玉儿浅浅一笑，说：“都进屋吧，做作业去。”

王新乐和哑巴爷不是被带到县城。他们在县城被塞上一辆囚车，带到了地区。带到地区，也不是带到城区。而是带到离城区七、八里外的地区党校。党校五期学习班的学员刚刚散，六期的学员还要过一段时间才来。这段时间，党校里空空荡荡，冷冷清清。这环境，关人审查，最合适。

同王新乐、哑巴爷一起被塞上囚车的还有李镇长。李镇长也是被五花大绑塞进囚车的。冯公安原来不想绑他，想给他和哑巴爷一样的礼遇。但李镇长不但破口大骂冯公安，还做拔枪的动作，想一枪毙了冯公安。结果被绑了。被绑了还不够，嘴里还塞进了一团脏兮兮的破毛巾，免得他一路乱骂。李镇长样子最狼狈，最惨，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差不多。

下面三个抓来的当天下午，上面要抓的也抓来了。上面被抓的是地区日报记者蔡丽华，新闻部项仕平主任，钟鸣主编。抓这三个人的是另一个行动小组。另一个行动小组的组长是个女的。女的善解人意，温柔善良。不过，女的一旦狠起来，比男的还要狠。冯公安最多是绑人了，塞毛巾了。这个女的呢，三个人全部五花大绑，嘴里塞着脏毛巾。个个脸上还有红印子。大概不甘俯首就擒，被掌掴了。他们三个被推下囚车时，李镇长、王新乐、哑巴爷坐在院子树阴下的石凳上。石凳中间的石桌上还摆着茶壶茶盏。这时，李镇长、王新乐早被松了绑。李镇长说不骂了，于是嘴里的破毛巾也被扯了出来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们几个皆不吵闹，默默地喝茶。看守他们的只有一个民兵。民兵搂枪，坐在一边不远处的石凳上昏昏欲睡。见下面惹祸的这三个人这么悠闲，想想自己刚刚还风光无限，此刻却成了阶下囚，项主任、钟主编气得脸色铁青，鼻子歪一边。蔡丽华则双肩一耸一耸，哭成了泪人。

抓捕这六个人，除了哑巴爷，多少都受了点委屈。抓来后，待遇却不错。每

人一间房，还干净。吃的也不错，一日三餐，一稀两干。晚上这餐还有几片指甲大小的炒肉，或者一条煎鲫鱼。看管更是松懈。一天中，他们半天在自己的房间写检查；半天可以出门碰头。六个人中，哑巴爷只会“哦哦欧欧”，比划比划；另五个人，一碰头就责骂，就吵闹。李镇长责骂、吵闹最凶。李镇长不但责骂、吵闹，还打人。他打人打的是王新乐。见一次，打一次。蔡丽华没有被打，但被骂得狗血淋头。李镇长瞪一双又红又大的眼，手指戳到了她的鼻尖上，骂道：“你娘的×，你一个人跑到河东干什么卵？你娘的×写那篇鸡巴毛稿给我审过了没有？你娘的×，害苦我了，老子革命大半辈子，现在被自己人捉起来了！”李镇长一句一个“你娘的×”，与蔡丽华碰头一次，就骂一次。人家蔡丽华二十出头，还没出嫁。这样骂，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。

让这六个人随意碰头，是周专员的主意。他倒是要看看，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。看管松懈，其实是外松内紧。紧紧盯着他们看的人却什么也没看出来，只看到他们无休止地互相责骂、吵闹。情况上报到周专员那里。周专员在心里说，什么鸡巴反革命集团？不过如王大伟同志所说，欺上瞒下，糊弄参观团罢。但欺上瞒下，糊弄参观团不是错误吗？不是影响极坏的政治事件吗？周专员心里有数，让他们互相责骂、吵闹去。等他们责骂、吵闹够了，处理意见也该定下来了。

这边无休止责骂、吵闹，那边哑巴爷开始烦躁不安。六、七天过去，他开始吃不下，睡不好。一见看管的人就“哦哦欧欧”暴跳如雷。他不打王新乐、李镇长他们，倒去追赶看守他的人打。人家心知肚明，这个又聋又哑的抗日老英雄，会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的是他们自己！哑巴爷一发怒，他们就退避三舍。不幸被哑巴爷逮住了，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。

哑巴爷烦躁不安，是担心家里。这种担心原来一日紧似一日；现在一时一刻紧似一时一刻，紧到他恨不得马上飞回家。田里马上要灌水犁耙，不然如何种中稻？打柴、担水、喂猪等等，也要命。启明十来岁，骨架子嫩，他是读书人，不能干这种苦活。这种苦活玉儿可以干，但哑巴爷一想到玉儿在干这种活，就痛苦得闭上眼。玉儿多可怜，怎么能让她们干这种活？哑巴爷早就想好，玉儿扫扫地，可以；煮煮饭，可以；做做针线活，可以；洗洗衣裳，可以。其他稍重一点的，一概不让她插手。至于文旭、正雄，一个五六岁，一个四五岁，乳臭未干，喂鸡看鸭都还喂不好看不好。

这里哑巴爷烦躁不安，家里的玉儿，哑巴爷才走半天，就牵肠挂肚。一会儿担心他受委屈；一会儿担心他吃不饱；一会儿担心他有头痛脚伤之类的，没有人给他端水送药。玉儿整天东想西想，总觉得家中少了哑巴爷，空落落的，天随时要塌下来一样。